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昨夜星辰



ZUOYEXINGCHEN 李国文/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老兵大家丛书

李国文

昨夜星辰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昨夜星辰 / 李国文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26-7

I. 昨…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55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第二辑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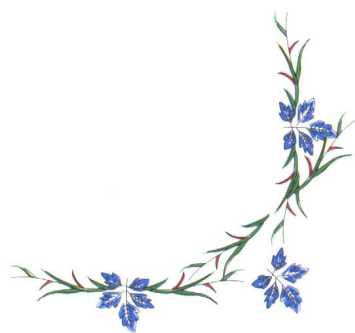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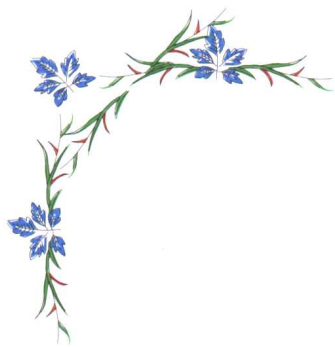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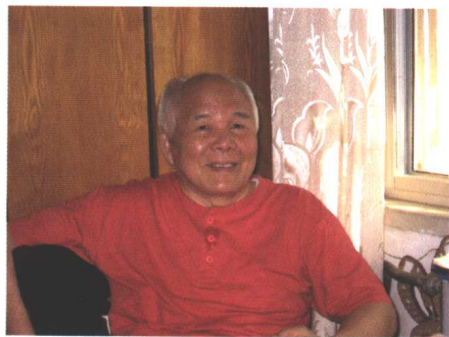
热爱生活
追求真理

李国文



二〇〇四年九月





李国文，原籍江苏省盐城县，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1949年投奔革命到北京，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1953年间先后任天津铁路文工团和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织。1954年到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57年7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反对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引起一定反响。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工地参加劳动，此后长期搁笔。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提笔写作，发表了《车到分水岭》、《空谷幽兰》等有影响的短篇小说。1978年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发表在198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月蚀》，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危楼纪事》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小说选刊》主编，至1989年底该刊停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2



目 录 MULU

第一辑 岁月思絮

难忘的月明之夜	3
石湖上的晨雾	13
生死瞬间	15
近乡情更怯	18
一曲难忘	21
马站着睡觉	23
我心匪石	25
早春枝头霜意重	28
文学史之外	33
“不娶少妇”及其它	39

第二辑 生活剪影

孩子的话	53
山永远在	55
无心之善	57
难能免俗	59
你还有几颗牙齿?	62
城市之光	64
母校的感觉	67
人的半径有多大	70
一路同行	72
母亲的酒	74



人生冲浪无尽时	79
茶聚	82
达与不达	84
慎信名言	89
由蛤蚧谈起	91
贵在创新	94
寻找快乐	96
“嚶其鸣兮”	99
千字文的启示	101
大浪淘沙	104

到底谁与历史同行?	109
康熙讲崇祯的笑话	112
知府私访	114
怜子未必不丈夫	117
乾隆忙煞御厨房	122
走过菜市口	126
婉容的早餐	133
谁比谁活得长久	138
疽发背而死	140
走出关帝庙	149

羊城风景线	157
苗歌	160
观鱼	164
拾叶者言	167

文学三姐妹	170
“昨夜星辰昨夜风”	173
“从来多古意”	178
饮茶粤海	181
桐花季节	184
一条悲哀的狗	190

第六辑 朋友印象

张洁得壶	201
蔚林，我管他叫老叶	205
缘分	208
失去的手书	216
文夫与茶	219
大冯印象	222
从汉子谈起	225
谈周大新	229
乡土给他很多	233
散文的雷达	236



第一辑 岁月思絮



难忘的月明之夜

——我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次经历

这篇作品，是响应 50 年代《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而写的旧文。

我是 1952 年入朝的。我的部队番号为人民志愿军第 531 部。我在这支部队的文工团工作，为创作组的组长，那年我 22 岁。

这篇《难忘的月明之夜》，是我入朝后不久碰上的第一次亲身经历的战斗，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战争中的死亡。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政审原因，这篇“右派”写的作品，自然是不可能应征，更不可能发表的了。于是，被退回的这篇稿子，压在手中，长达 40 年。虽历经下放工地，劳动改造，调动迁徙，搬家换房，以及在那十年里的红卫兵不请入室，造反派动辄登门，这篇稿子奇迹似的得以保存下来。

每当我看到这些发黄的稿纸，漶漫的字迹，幼稚的笔墨，和那种年轻时代的热情冲动，总让越来越老的我，心境不能平静。无论如何，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青春岁月；无论如何，那是一段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的记录；无论如何，那是我对年轻共和国愿意为她献出生命的感情。

所以，不忝粗陋，整理出来，作为一个难以忘却的记忆吧！

那天发车的时候，调度命令是要这个包乘组，从隐蔽的山洞出来，先把停放在定州站的装着军粮的重车，送过清川江桥。

一个包乘组分三班，每班三人，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兼司炉，一个司炉。习惯上叫司机为大车，叫副司机兼司炉为二车或者大烧，叫司炉为小烧。全车司乘人员一共九个人，加上临时加入的我，一共十个人。在火车头的后边，挂一辆棚车改装的宿营车，是全组在朝鲜战场上的家。

那时，作家杨朔在我们这支部队体验生活，他的新作《三千里江山》正风靡一时。他认为我们这些搞创作的年轻人，应该到第一线去。于是，我到这个刚立了三等功的 0472 包乘组。车队长老雷，雷海宇，大高个，还专门开了个全体会，欢迎我成为他们班组第十个成员。





车到定川，挂上那列粮车，十几个车皮，全是广西大米，麻袋上还印着“送给最可爱的人”，让我好激动。机车在站场作业时，高空出现两架尾部拖着白烟的飞机。起初，错以为是我军的米格 15，后来看清楚那飞机上两个疙瘩，才知道坏了事。这种俗称“油挑子”的美机 F-86，驾驶员都是经过二战的，牛皮狂妄得很。这时，车站附近的监视哨，也在鸣枪警告。显然，我们这台机车，过早出洞，冒出来的浓烟，暴露了目标，也暴露了做了伪装的粮食专列。

当班司机姓关，关长喜，他说：“木拉嘎少（鲜语：没有关系），顶多两颗炸弹，扔完了就走，咱们甭理它。”副司机姓祖，祖明德，问他一句：“那就起动？”大车说，“在这里等着挨它揍，不如拉上粮车开路。”司炉姓崔，崔鹏，鲜族人，提醒他：“机关炮大大有，大白天，还是小心一点好。”尽管危急关头，关长喜还有心思说笑话：“油挑子也不是专为你崔道木（鲜语：同志）来的。”

这时，在煤水车上整理杂务的司机长，钻到驾驶台，虎着脸，朝我们吼着，“你们还磨蹭什么？”然后，他就撵我，要我到宿营车上去，因为车里有用钢板和沙袋垒起的防空洞。他是一车之长，我不能不服从命令。不过我走不脱了，这时，秃秃秃，敌机向我们这列火车，警告似地发来一串机关炮。这说明敌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了。

“快开车——”雷海宇那粗哑的嗓子，给人一种雷声隆隆的感觉。

其实怪不得关大车，不是他拖拖拉拉，更不是他手艺问题，他其实是老把式，志愿军还未正式过江，他就拉过军火列车到平壤，比老雷更熟悉线路，更摸得透美国飞机轰炸的特点和规律。我到车班也就不到两天工夫，我感觉到这一正一副两把手，至少是有点面和心不和，劲不往一处使。

从 1952 年的夏天起，美军用狂轰滥炸的手段，企图掐断清川江之间的顺川，介川，新安州三角地带的铁路线，他们想用这种“绞杀战”的战略，以阻断我方将军事物资送到前线。于是，这台机车连续运转，超过洗检期太久，牵引能力降低。尽管大烧小烧，轮番上阵，向炉膛不停地铲煤，累得汗如雨下，浑身像从澡塘子里爬上来，硬是烧不上气。何况拉上这列装粮的重车，关大车已经试过多次，急得站起来，推拉手把，那列车也起动不了。

敌机就在头顶上，在这样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摘钩，抛下粮食列车，车头单独开走，先躲过再说。但是，由于绞杀战的影响，再加之近期连续阴雨造成的水害，就连我们车班的粮食供应，兵站也不像往日那样大方，可以想象，前方战士的口粮，肯定难以为继。因此，我看到大车探身车外，观察头上盘旋的敌机，按照惯例，如果火车头听话，能开能停，拉上这列粮车，是完全可能跟敌机玩捉迷藏游戏的。



因为飞机一掠即过，要再返飞回来，必须绕一个 180 度弯，会有一段时间差的。你可以速度加快，跑脱它的紧盯，也可以急煞车，让它打不着白飞过去。飞机的油料是有限的，几个回合坚持过去，它就要返航了。文工团派我到这个车组的任务，就是要采访他们如何以一台笨重的火车头，和美国的油挑子斗智斗勇的故事。

我初到车班，将来意说明，他们说：“你别听我们讲，到时候你看我们怎么干，不就结了？”

“附带说一句——”关长喜瞧着我，“当然，要看你有没有胆子看？”

我那时年轻，也负气地回答：“只要你们敢干，我还有不敢看的？太小瞧人啦！”

然而此刻，正是有这样一次展示英勇斗敌机的可能时，机车却出了状况。但我能懂得这些援朝司机的心，如果他们与后边的专列脱钩，这时还是来得及脱离险境。因为美国飞行员，愿意打停在路轨上不动的列车，那是死靶；而只拉着了辆宿营车的单机，能进能退，能停能走，是个不好打的活动靶。

我没有回宿营车，而是翻身上了水柜车，倒是要看看他们智斗敌机。挂车的车站工作人员，直喊“大车大车，发话呀！”。回过头去看车头驾驶座里四个人，雷关两位，大烧小烧，尽管天色已近傍晚，他们凝重的脸色，我看得出来那种犹豫不决的心情。走是容易的，然而那一车大米呢？

当我们来接车时，那个在守车里蹲守的志后押运员，一再千拜万谢，他在这里待避已经 48 小时了，一是线路修好了被炸断，炸断了再修好，时断时修，不得不耽误下来。二是路即使修通了，更紧要的等着通过的车先放行，例如送上前线的弹药车，例如拉回后方装有伤员的卫生车，那是必须一路绿灯的。可这个押运员反复说，我们的弟兄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啊！求求你们啦，早一个钟点到，可能打个胜仗，晚一个钟点到，阵地就可能丢，说到这里，那腔调都有点凄惨。也许那个押运员的话音，犹在大家耳边响着。

雷海宇说：“咱们为啥上前线，不就是跟美国鬼子拼这个命来吗？”

关长喜多心了，以为队长看他胆小。“谁也不是孬种，是骡子是马，咱们溜溜！”他向车下喊，“哥儿们，先别摘钩，我们再试一把！”

他待水汽烧足，那表上的指针都到了极限，站起来，又拉满了手把，这台老牛破车，卖了老命，也不济事，那车轮一个劲地在钢轨上打空转，哐哐哐，震得蹲在水箱车上的我都站立不稳。这下子把司机长老雷心疼得什么似的，他自援朝以来，这辆车一直跟着他，车班的人时有调走的，也时有调来的，只有他铁定不动，甚至安东和通化两地的援朝机务段里，都传说一段顺口溜：“车在人就在，人在老雷在，只要老雷在，车头永远在。”这台



蒸汽机车，挨过炸弹，吃过炮弹，尝过开花弹，受过燃烧弹，但是任何美国弹都拿它没辙，按老雷的话说，“抹点二百二，贴块橡皮膏，回机务段整修整修，继续跑路干活。”

“我的老关哪！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

“不行！我再给它一把！”

老雷求他：“得得，你下来，由我试试！”

此刻，挟带着划破空气，撕裂耳膜的声响，那架油挑子低空呼啸而来，令人感到恐怖。1952年的夏天以前，我军在朝鲜战场的制空能力不强，敌机表现得十分猖狂。有时，敢迫着山路上驾着牛车的朝鲜老乡扫射；有时，敢表演特技似的从江桥的桥墩间穿行。因此，我们的机车白天都隐蔽在隧道里，这样，敌机也不放过，竟然敢直冲洞口飞来，一直飞到再不起就要撞山的那一霎那，甩出一个炸弹，利用惯性，能投进洞口里数十米处爆炸，所以，我们部队在所有山洞外边，不远处的路基两侧，一边各竖一根钢轨，冲天而立，飞机只要碰上，双翼齐齐截断，飞行员连跳伞都来不及，美军吃了几回哑巴亏以后，才不敢再撒野的。

战争是残酷的，然而，战争也是浪漫的，这种在残酷中的浪漫，往往在生命的下一分钟，不知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那个压缩得很窄很窄的空间和时间里，还有心思对着飞机骂大街。事后想想，都禁不住乐，你骂，管个屁用？你骂，美国飞行员听得见？但老雷头的骂街，声若洪钟，竟然盖住了飞机的呼啸，竟然将那列粮车拉动起来，竟然在它扔下两枚重磅炸弹时，列车先通过炸弹的落地点，逃脱了坐等挨炸的一劫。

我目睹了他们包乘组立下三等功的智斗敌机。

车动了起来，便不死等着找揍。但我们的车，是顶着车皮走的，了望不好，不敢开快。这是临时权宜之计，我不知道是中国人聪明，还是战争使人变得聪明，由于清川江桥经常被炸断，一口气修了三条临时便桥，车辆可以通过，火车头自身重量，那浮桥承载不了，只好将列车从后面顶上便桥，桥那边再派机车连结拉走。

我在水柜上，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两枚炸弹，离我不到十米的扳道房爆炸，那气浪把我扑倒在煤水车上，说实在的，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意识到不能逃脱的死亡临头，那种死亡的恐怖，让我整个人都软了。那火，那烟，那簌簌的弹片，那飞溅的泥土，那快落山的太阳余晖，所有这一切，在我眼里，成为一个鲜红的大血团。

那位鲜族的司炉小崔，爬了过来问我，“没事吧？”

我说：“还好！”

他问：“怕吗？”



我不好意思承认，但也不好意思强说自己不怕。

“你还是下来帮着扒煤吧，下面四边有挡头，安全些！”

那扔完弹的敌机，不死心，转了一圈，扫着哒哒哒的机枪，一溜火光，又折回来了。也许，经过一次死亡洗礼，胆量就会增加一点。小崔拉我一把，让我看已经昏暗的天空，我的天！赶情不止那一架，好几个方向都发现飞机，围着我们而来。地面的高射炮也开始反击。“他妈的——”我也按捺不住，骂出声来。

显然，那个油挑子发现了猎物，紧急召来了支援。

通常都是这样，当一条狗单打独斗的时候，尽管凶恶，势单力薄，也还是一边吠着，一边打算夹着尾巴开溜的。但同时有几条狗，有一群狗，咻咻地围攻上来，狗仗狗势，哪怕一条孬种狗，凭着数量的优势，就不肯善罢甘休了。狗如此，人也如此，美国人也是人，自然也按这个狗性或人性的规律办事。驾驶这架油挑子的，说不定就是美军的王牌飞行员，真他妈邪乎得厉害，低到在车头上空飞过，一串子弹，看着从水柜钢板上像崩豆似地扫过去。

小崔大喊：完了！

我问：怎么完了？

小崔说：你没看见，水柜打穿了！他转头向驾驶室里的人喊叫，出事了，出事了……

老关钻过来，一看就明白了，只吮牙花子，因为既够不着漏水处，更谈不上堵住水。而且在行车过程中，天大本事，也做不成的。不过，我很佩服这位大夫，他好像忘记他也是血肉之躯，水柜的铁板都打出窟窿，你能抵挡得住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子弹？他愣是四周察看，检查一遍，又骂了一句那个油挑子的美国飞行员，真他妈的给范佛里特丢脸，就这两把刷子，还来搞绞杀战？因为敌机击中的部位，恰巧是在水柜的上部，穿了两个枪洞，往外冒出水柱，但不至于立刻停摆。他回过头去对前座的雷队长喊着加马，也就是要他提速。

后来，他说起这件事，不无侥幸之感，水柜虽然水漏得很快，但若是以最短速度到达新安州站，那里有给水工区，再将水柜上满，即使漏，也能保证将列车送到介川，送到江桥。大伙都说，“关师傅，多玄哪！想想都后怕呀！”雷海宇说，“这种事可一不可二，火车头供不上水，蒸汽锅炉爆炸，那事故可就不得了啦！”关长喜顶撞他，“战场上哪有不冒险的，你算算这个账，停下车来，那么同样，车毁人亡。反正一个死，看怎么死得划算。”

这或许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差异。

当时，全车只有一个念头，保住粮食！送到前方！想起那位押运员苦苦恳求的面容，